

从“案例研究”到“问题研究”

——“学会关心学生”研究专题的建构与实践

胡惠闵 王建军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从“案例研究”到“问题研究”,属实践研究之列。研究过程的重点是把各个案例的研究上升为一般教育问题的研究。根据理论构建与实践体验,学会关心学生,应是要学会与学生平等相处,学会尊重学生,学会理解学生,学会因势利导,学会让学生当家,学会解读特殊学生,学会理解班干部,学会关心家长。

关键词:案例研究;问题研究;学会关心学生

中图分类号:G62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8634(2000)03-0111-05

“学会关心学生”是华东师范大学与打虎山路第一小学的合作研究课题之一。根据“教育行动研究”的思想,我们采用的研究方式是:从“案例研究”到“问题研究”。这一研究方式的具体研究过程为:案例描述—案例研究—撰写研究报告—问题研究。从以下八个专题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案例研究的作用。

一、学会与学生平等相处

由于教师总须有一定权威,而在小学面对的是一群幼稚的儿童,小学教师同这样一些学生到底如何相处较为恰当?课题组成员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探索与研究。

1. “转换角色地位”的尝试。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学生常处于被指导的地位,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不以师生个人意志为转移;问题是这种工作关系又容易导致教师权威的滥用。一则案例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放学后,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游戏,可是见到老师来,却慌忙停止游戏,听候“发落”。这是偶然的么?这引起了细心的龚麟老师的深思。另有一些类似的案例也都是由这类反思引起的。反思之后所采取的措施都带有暂时“转换角色地位”的含义:老师暂时把自己当成孩子,同他们一起游戏;在一般情况下,按规矩由教师给学生写评语,而沈芝瑾老师却转换角色,请学生给老师写评语,暂时把学生当作“小教师”。

2. 寻求师生自由交往的渠道。一个班级,一般“抓两头,带中间”,已经不错了。但一个表现中等的学生,却向家长和老师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想向“差生”学习,以便吸引老师的注意力。敏感的郑伟老师从中得到深刻的认识,教师如果不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那

收稿日期:1999-10-25

作者简介:胡惠闵(1961-),女,江苏吴县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

么,与学生平等相处,对一部分学生来说,岂非成为空话?问题是在正式的教学、教育过程(正式的师生交往)中,教师与每个学生具体交往的机会有限,于是郑老师专门邀请“中间学生”来家作客。这种尝试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遇到问题:学生反过来热忱地邀请教师到他们家作客,不免使教师处在两难境地。

自然,师生的角色地位是由师生之间正式的关系所决定的,角色地位的暂时转换,非正式交往都属补充形式;但有没有诸如此类的非正式交往关系的补充,情况大不一样。学生往往从这类不寻常的或自由的交往中,体察自己在老师心目中的地位。

二、学会尊重学生

我们的老师大都比较关心学生,但在工作中,也发现有些老师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学生的想法;不过,细心的老师也能察觉,孩子虽小,他们的心灵却很敏感,他们也有自己的自尊心,不顾他们的“小面子”也会出问题。看来我们并不都懂得“尊重学生”,故把“学会尊重学生”作为研究的专题之一。我们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维护学生的自尊。“尊重学生”大抵有两重含义:消极意义是不侵犯学生人格,即不打骂学生、不歧视学生,这对大多数教师来说,不成问题;其积极意义在于维护学生的自尊,尊重学生的合理的意愿。能够做到却并不是易事。学校教育活动中,涉及此类的案例有许多:班主任把一些“差生”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让任课老师评优,其出发点是希望这些差生得到更多的老师的鼓励,更快地摆脱“差生”的帽子;但获奖励最多的一“差生”却向老师提出宁愿把名字从黑板上擦去也不要老师的奖励。班主任发动同学对有困难的学生献爱心,而效果却大出乎意料,被关怀的学生不领情,甚至有些反感。这些案例表明自尊心即使是在这么小的孩子心灵中也是不可侵犯的。我们的成人在为这些学生做“好事”时,容易忽视它的另一面:无意中刺伤了被关怀者的自尊心。

2. 维护学生的面子。小学生在家长和老师面前确实是“小孩子”,大人即使说了过头话,只要不出格,他们一般也不会计较,而他们在自己的小伙伴中,情况就不同了。老师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别的同学,他们会有个比较。年纪再小,在同伴中,也有个“面子”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的老师在遇到偶发事件和无意中发现小孩子的隐私时、为维护他们的自尊心,采取了各种教育行为;为避免孩子感到难堪,巧妙地给了他们面子。

三、学会理解学生

小学生的头脑,毕竟比成年人简单,他们的思想活动比较容易外露,而老师经常同学生打交道,对学生似乎不难理解,其实不尽如此;老师们发现,一个班级几十名学生中都有他们的愿望,有些学生有难以言表的苦衷,有些学生有难以摆脱的困境,他们小小年纪所承受的压力和思想困惑,往往是老师意想不到的。出于对学生的关心,我们把“理解学生”作为学习和研究的一个专题。

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接受“应当理解学生”的观点并不难,难的是“会不会理解学生”。以下几个案例反映了课题组成员对“学会理解学生”的探索。主要是:

1. 学会满足学生的合理愿望。对教师而言,尽量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这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成为问题,难的是在特殊情况下教师的行为取舍。课题组的有关老师在对这一问题探索过程中,面对一些特例,采取了非常规的方式满足了学生的愿望:朱世梁老师无意间听到了两个住宿生的议论,想看半夜里的月全食,便半夜把学生叫醒,组织学生观看月全食;数学课上到一半,窗外下起了大雪,同学们的注意力被大雪吸引住了,冯巍老师索性停下数学课,组织学生观看大雪。在特殊情况下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对老师是一种考验。

2. 学会解开学生的“心结”。学生的心结往往是细小而多样的,教师由于工作繁忙,忽视或无视此类问题也是常有的事:几个学生响应学校绿化的号召,在操场上的沙坑里种树,想为绿化上海作贡献,但又很“自觉”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一个住宿生因为早晨衣服穿得慢影响了班级的荣誉,便偷偷地穿衣服睡觉。可能在不少人看来,同学们的这些苦恼、难处是不足挂齿的,但参与课题研究的几位老师却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张芳老师和学生一起种树;蒋丽铭老师以帮助学生穿衣服的承诺,使学生成为最后一名的顾虑烟消云散。

3. 设身处地为学生考虑:一个少见的高智商的学生却患有多动症,父母亲为了不影响学校正常的课堂教学,不惜让自己的孩子加大服用药物的剂量,当施蓉芳老师知道药物会对孩子的大脑产生损害时,便主动对孩子的父母提出,不要再给孩子服用药物,她不愿让一个天才学生毁在药物上。该生在施老师的帮助下,硬是靠意志战胜了多动症。施老师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实在让人感动。

四、学会因势利导

在学生群体中,常常发生一些偶然事件。对偶发事件,若就事论事地处理,也过得去;反之,由于偶发事件,容易引起学生群体的注意,若把偶发事件作为教育契机,因势利导,往往能收到出人意料的成效。由于这类事件来得突然,教师和学生都无精神准备,教师临场发挥很能显示教育机智的水平。故课题组将“学会因势利导”作为研究专题。

“因势利导”的研究涉及善于发现教育契机和善于把握所发现的教育契机的引导问题。

1. 发现教育契机。遇到偶发事件,是否借题发挥,取决于个别事件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教室里丢了硬币而不去捡,它本身并不成为一种事件,而教师从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中,发现学生“观念”上的问题。一个成绩好的学生在考试时偷看一个成绩较差的学生的试卷,而那个无辜的学生反而无法得到同学的理解,这虽属于个别事件,而教育学生对同学不抱成见,这个事件却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2. 事件的处理宜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如硬币事件,若就事论事,要学生把丢掉的硬币捡起来,再批评几句,效果有限;若藉此机会大讲勤俭美德,反而显得小题大做,节外生枝,使学生厌倦;而老师重在两分硬币本身做文章,引导学生注意硬币上的国徽、发行期等等,看出这两分硬币的“份量”。这简直是“飞来之笔”,既出乎学生的意料,又不矫情。

这些案例说明,对老师来说,教育方法不能一成不变,不应该被学生了如指掌。教师应学会和学生“智斗”,教育方法应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出其不意的教育方法才会有出其不意的教育效果。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可以说不断有偶发事件的发生,能否把偶发事件转化为教育时机,全凭教师的职业敏感。

五、学会让学生当家

鉴于现代学校不仅要求学生洁身自好,还须使他们从小学会与人交往和合作,并乐于为公共事业服务,况且学生大都有承担一定班级社会工作的愿望。于是有几个教师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不同的探索,“学会让学生当家”成为课题组教师感兴趣的研究专题。

关于“学会关心学生”的诸多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大都属于个案研究(包括对特殊学生与特殊事件的研究),惟有此项研究,涉及班级管理制度改革的探索,意义不同寻常。

1. 由于班级教学制度背景下,很容易忽视对学生的个别指导和特殊关怀,课题组成员大都不吝惜时间和精力,细致地做学生的个别工作,这种精神极为难得。问题在于任何一个班级,不仅存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学生之间的关系和学生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根据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经验,教师对任何一个学生的工作,或对任何事件的处理,其

成效,取决于班级集体的状况。即同一措施,在一种集体的背景下较为有效,而在另一种集体中却未必有效,故教师应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班集体建设上面。

2. 怎样才算是名副其实的“班集体”? 同是班级,有的班级有活力,有的班级虽然秩序井然,并无活力。那种班干部被动地接受教师支配、各个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和班干部支配的班级,就属缺乏活力和内在凝聚力的班级。严格说来,这样的班级,尚未形成“集体”。

3. 要建立有活力和内在凝聚力的班集体,有待解决的问题有:让较多学生有承担班级社会工作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明确,每个学生承担的社会工作,无论是班干部(队干部),还是没有正式干部身份的工作,到底代表谁工作? 是代表班主任,还是代表集体工作? 他们执行某种职能时,是否需要一定权威(得到别人尊重,别人应当服从),这种权威是班主任赋予的,还是集体赋予的。这不是靠班主任如何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重要的是以一定的制度和规范加以体现。

六、学会解读特殊学生

每个班级总免不了有几个叫教师伤脑筋的特殊学生,如何教育好这些特殊学生,一直是备受教育界关心的问题。比较常见的一种见解认为:对这类特殊学生要严格管教。这种做法在实践中确有效果,不过,我们的教师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对那些调皮的、有不良习惯的学生严格管教,虽能生一时之效,却不能根本改变他们的不良行为。其实,特殊学生有他们特殊的内心世界,不进入这个世界,就很难理解特殊学生之特殊行为的背景,也就难以真正教育好他们。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课题组的一些教师进行了一系列“解读”特殊学生的尝试。

1. 接纳学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老师们发现,所谓“特殊学生”之所以“特殊”,实在由于他们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解读“特殊学生”,正是解这些各不相同的“经”,即“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实践表明,“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颇不容易。因为这类学生行为虽然放纵,他们的“心灵世界”往往对教师都是封闭的,“你不接纳我,我不接纳你”。

实在讲,绝大多数教师对这些所谓“特殊学生”都颇为关心,不过,一般这类关心多多少少都带着“改造”的心态,很难讲就是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些学生。虽是用心良苦,但难免表现得训诫多于理解,不大容易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并从那里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策略。课题组的几位老师尝试着“接纳”这些特殊学生:有的虽是事出偶然,但也意外地发现,她们了解到了以前不曾了解到的事情,对特殊学生之“特殊”所在,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并从此揭开了她们转化这类特殊学生的新篇章。态度的转变,虽只在一言一行中,但效果之差异竟如此之大,足以发人深思。

2. 争取为学生所接纳。单单教师接纳学生,如果学生不能接纳教师,问题恐怕照旧难以解决。特殊学生由于长期受到教师的“特殊对待”,容易形成抵触情绪,既不乐意向教师倾吐自己的心声,也容易把教师的关心理解成跟自己“过不去”,从心底里拒绝教师的帮助。这样,师生之间的正常沟通就显得至为重要:一方面,教师要注意听听学生的心里话,理解学生的苦衷;另一方面,教师要设法消除学生的抵触心理,消除学生对教师的误会,让学生理解教师的苦心。

从“接纳学生”到“为学生所接纳”,营造教师同这些学生之间的“亲合力”,使教师同这些学生之间的关系,从“特殊关系”变为像同一般学生之间那样的正常关系,从而为教育这类学生扫除一些不必要的思想障碍,这似乎是在教育特殊学生时应该考虑到的一些问题。至于从根本上改善这些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仍待继续探索。

七、学会理解班干部

在我国的小学里,班干部一般由一些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担任,久而久之,“班干部”一词在学生、家长甚至部分教师的心目中,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本辅助教师管理班级、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含义,成为“优秀生”的代名词,并因此衍生出了一定的评价功能。一个学生能不能当选班干部,原先的班干部能不能连任等,不但受到学生本人的极大重视,而且牵动着许多家长的心,选举班干部成为令许多教师头疼的难题。以成年人的眼光看,“班干部”是孩子们的事,可是在小伙伴中,自己当或不当干部,却是他们生活中的“大事”。尤其在班干部选举中,许多学生真正的心理素质充分地显示出来。课题组老师敏感地察觉这种种现象,对“学会理解班干部”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对班干部日常表现、尤其是在选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谨慎地采取对策,耐心地加以引导。

1. 想当“小干部”。就孩子本人来说,想当干部属朴素的责任感与荣誉感的表现,其中有些孩子有些虚荣心,也属难免。家长和老师把“当干部”当作学生社会学习的机会,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人们常常忽视的是,假如班级民主生活不健全,再加上家长不得体的干预,那就可能违背老师与家长的初衷,使某些“小干部”丧失可贵的“平常心”与天真,甚至沾染不该有的“官气”。老师们以往只把那些调皮学生当作“特殊学生”看待,如今意识到,有些当了班干部的“好学生”,也很“特殊”。这是一个收获。

2. 班级和少先队组织的设置和班干部的配置,旨在使孩子们从小学会过民主生活,培养民主意识与民主作风。能否达到这个目标,取决于班级组织是否建立民主秩序,包括民主决策、班干部尊重“民意”并为同学服务、一般同学自觉地服从领导与监督领导。班干部特殊化反映出班级民主生活尚不够健全,故要从根本上解决“班干部问题”,须从建立班级民主秩序入手。

八、学会关心家长

倡导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是理论文献中常见的观点,也已为许多学校和教师所接受;说到结合,从哪里入手?又如何结合呢?定期家访、召开家长会议、乃至开办“家长学校”,都不失为有效办法;问题是,如果只是互通信息,表面了解一点情况,很难把工作做到“家”。课题组的成员从实践中所发现的问题出发,主要的行动策略是:

1. 既要教育学生,也要引导家长。家长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倒也有一套“教育哲学”,却难免狭隘,甚至掺杂了许多错误观念。对家长中的错误教育观念,一般老师往往感到无能为力,而刘嘉老师、魏凤萍老师却知难而上:她们关心学生,并把对家长的引导(这也正是对家长真正的“关心”)也纳入工作范围;她们尊重家长,但不迁就,而是耐心地加以引导。固然,有些家长的工作并不好做,好在家长毕竟希望孩子“学好”,这是做好家长工作的基础。

2. 帮助家长确立自信心和自尊心。在研究过程中,魏凤萍老师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寻回“家长的感觉”。什么“感觉”?魏老师所指的是家长身为家长应该担负起教育孩子、给孩子作个好表率的“感觉”。不过,结合刘老师的探索,我们倒可以拓宽开来看这个命题:寻回家长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家长自信心的确立,其重要程度并不亚于学生自信心的确立,试想:学生在学校里好不容易取得了一点进步,高高兴兴回到家里却得了个不屑一顾,第二天学生还会有信心吗?不妨说,家长的信心是学生信心的支柱。

[责任编辑 徐大兰]